

白熊阅读
超高人气作者
亡人越刀
首部出版作品



青臂与蛋挞

下

亡人越刀——著
WANGRENYUEDAO
WORKS



我们同样高大也同样脆弱，也许不够炫目但幸而足够温和。
我们平凡但是坚韧，在彼此眼中熠熠生辉。



青臂与蛋挞

下

亡人越刀——著

WANGRENYUEDAO
WORKS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青臂与蛋挞 : 全 2 册 / 亡人越刀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6
ISBN 978-7-5594-1985-9

I. ①青… II. ①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88341 号

书 名 青臂与蛋挞 (全 2 册)

著 者	亡人越刀
责任编辑	姚 丽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三河市鹏远艺兴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8.5
字 数	350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1985-9
定 价	59.80 元 (全 2 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Contents 4 风雨满楼

- 69 困兽 /002
- 70 会议 /006
- 71 胡越，别让我失望 /010
- 72 一报还一报 /015
- 73 九儿 /019
- 74 酸涩的青春 /024
- 75 剧本在我手上 /075
- 76 姐姐 /032
- 77 同样的难题 /036
- 78 博弈 /039
- 79 一触即发 /043

- 
- 80 我心中有一头猛虎 /046
- 81 被束缚的猛兽 /050
- 82 我的世界 /054
- 83 神秘的宋先生 /057
- 84 狂风之后，暴雨未远 /061
- 85 丑陋的爱情（一） /065
- 86 丑陋的爱情（二） /069
- 87 丑陋的爱情（三） /073
- 88 云散雨干，风逐浪打 /077
- 89 死局 /089
- 90 山河破碎，糖水焦黑 /084
- 91 案情与真相 /088
- 92 来自死者的快递 /091

Contents 5

我们分手吧

- 93 自私的傻子 /096
- 94 云南白药 /099
- 95 当年的剧本 /103
- 96 反击 /107
- 97 决定 /111
- 98 我不允许 /115
- 99 我为什么喜欢他 /119
- 100 我若是死了，请别让她知道 /123
- 101 我们分手吧 /127
- 102 切肤之痛 /13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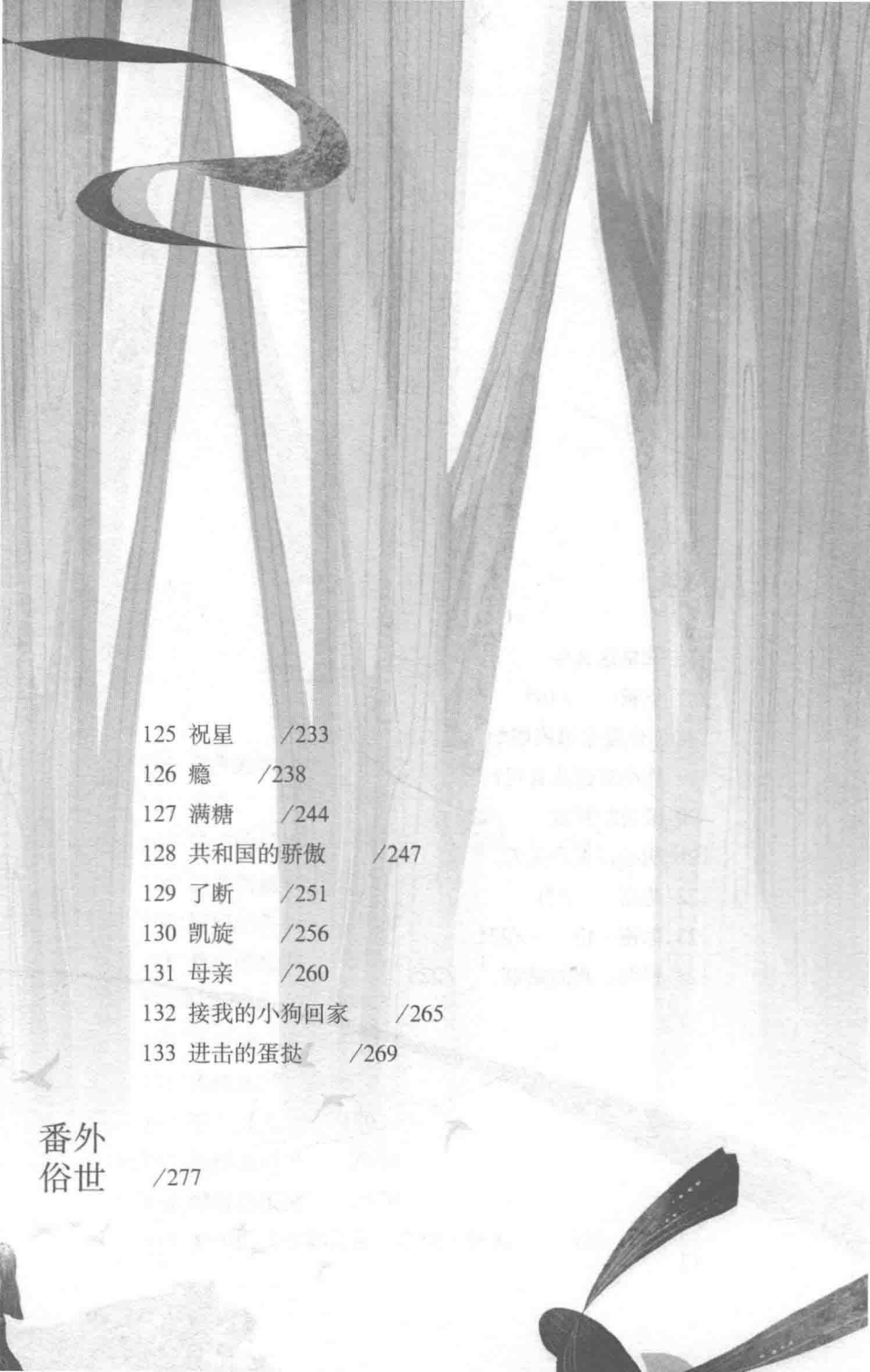
- 
- 103 微薄的幸福 /134
- 104 不灭 /138
- 105 我们的爱情，从来和第三人无关 /142
- 106 但是胡越不一样 /146
- 107 拥抱的真相 /150
- 108 墓园的枪声 /154
- 109 地址给我 /158
- 110 所爱隔山海 /162
- 111 皮杯儿 /166
- 112 那个九儿 /170
- 113 山海不可平 /174
- 114 绝望的蛋挞 /179
- 115 梦中的欢快葬礼和一个机上熟人 /183



Contents 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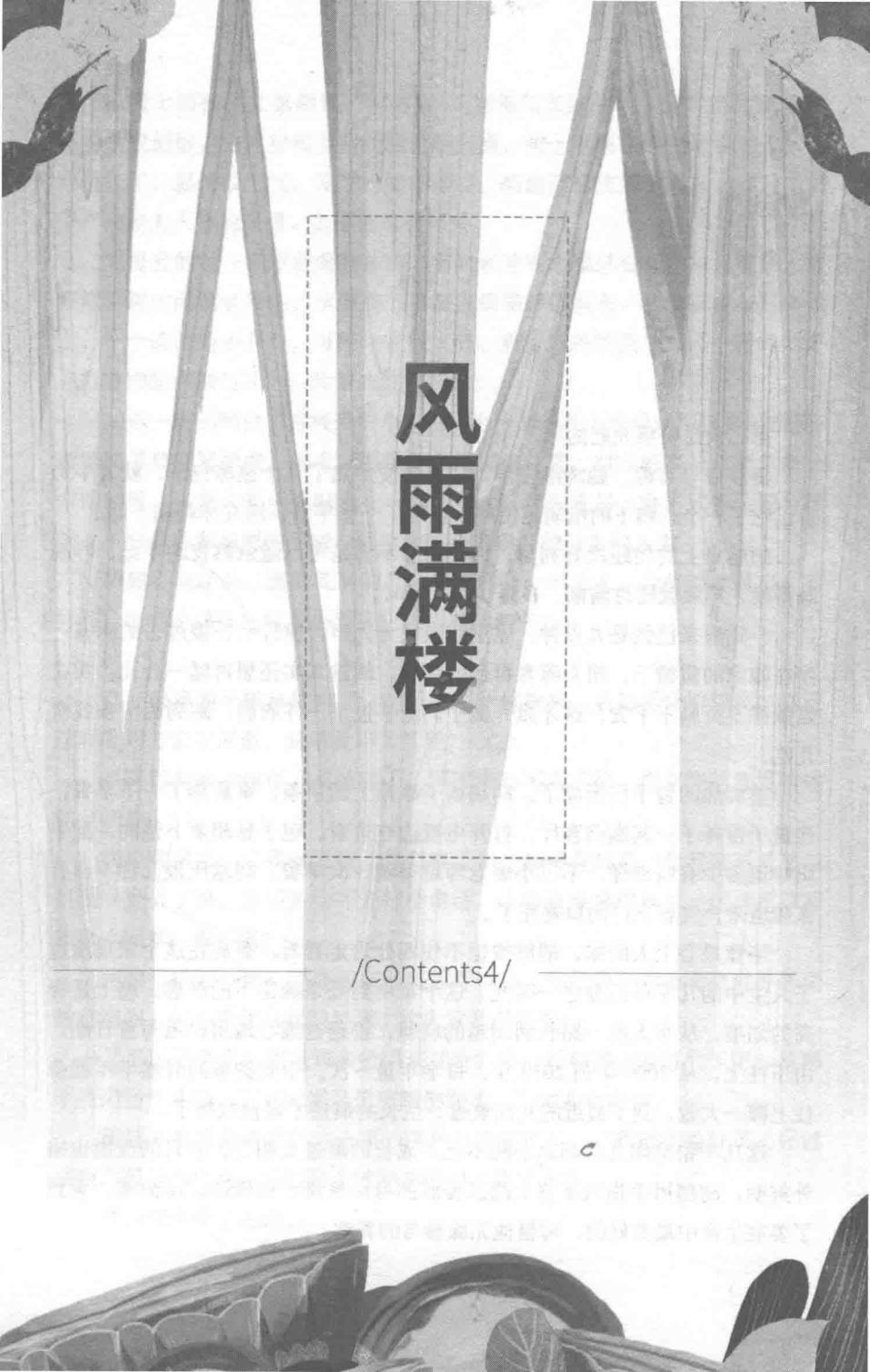
进击的蛋挞

- 116 就是这么牛 /190
- 117 爸爸 /195
- 118 你也是来追回媳妇儿的? /199
- 119 你的血还热着吗? /203
- 120 滚烫的鲜血 /206
- 121 胡越，人命关天 /213
- 122 花招 /217
- 123 惊艳一枪 /221
- 124 别哭，我的姑娘 /228

- 
- 125 祝星 /233
126 癡 /238
127 满糖 /244
128 共和国的骄傲 /247
129 了断 /251
130 凯旋 /256
131 母亲 /260
132 接我的小狗回家 /265
133 进击的蛋挞 /269

番外
俗世

/277



风雨满楼

/Contents4/

69

困兽

第二天是姜宸先起的床。

姜宸今早有课。她洗漱完毕，随意微波炉热了几个速冻包子，就着牛奶自己吃了一个，剩下的给胡越留好，还写了一张字条，压在冰箱贴下面。

胡越身上的伤还没好利落，何况确实不再是可以随意熬夜的年纪，昨晚睡得晚，早晨就倦怠偷懒，多睡了两个小时。

一觉醒来已经是九点钟。屋里寂寂了无人声，窗外有扑棱过去的麻雀，停在她家的屋檐下，扭头啄食自己的羽毛。胡越其实还想再睡一会儿，实在是饿得不行躺不下去，这才掀开被子，随手披上一件衣服，跑到厨房去找食儿吃。

姜宸热的包子已经凉了。胡越读了冰箱上的字条，重新热了一下早餐，连盘子带杯子一起端到客厅，打开电视边吃边看。包子是胡萝卜馅的，配牛奶味道多少有些奇怪，不过小姜老师难得做一次早餐，胡越压根儿尝不出什么味道来，笑着三口两口塞完了。

毕竟是心上人的家，胡越按捺不住四处走走看看。姜宸在这个家里度过了人生中的几乎前三分之一时光，这个家中到处是她留下的痕迹。墙上量身高的划痕，从半人高一路长到胡越的肩膀，姜爸爸细心地用铅笔写着日期，由下往上，从2000年到2012年，每半年量一次。中间抽条的时候半年就会往上蹿一大截，到了最近的几次痕迹，生长的痕迹才慢慢放缓了。

这几个铅笔印儿让胡越心跳不已，成长的痕迹太明显，岁月的流逝也格外鲜明，胡越用手指从下往上蹭过姜宸的身高痕迹，仿佛透过这面墙，看到了姜宸生命中最美好的，可惜他无缘参与的青春。

电视上面挂了几张相框，有姜宸 15 岁稚气未脱的单人照，照片里姜宸穿着学校制服，白衬衫和及膝的蓝色制服裙，裙子以现在的眼光看上去，有些过长了，显得很土气，发型也惨不忍睹。胡越没忍住笑出声来，只觉得那个严肃装大人样的表情，怎么能这么可爱。

更可爱的是一张穿着蘑菇装的，那时候姜宸大概只有五六岁，整个人被矮矮胖胖的蘑菇装罩住，从蘑菇茎里露出细胳膊细腿来，脑袋塞在蘑菇伞盖上，一个圆圆的小开口，可能是衣服太热，剪得齐齐的西瓜太郎一样的刘海儿打着缕黏在脑门儿上，脸蛋儿红扑扑的。

胡越一瞬间明白了各种爱情小说里，为什么乐此不疲总爱用这样的桥段，新婚姑爷要迎娶娇娘，或者未婚妻子上门拜访公婆，对方的家长总要拿出一本旧相册，一家人其乐融融坐在一起翻看。这代表着另一种形式的认同与接纳，不只要你参与她的未来，还给你机会去参与她过去的人生。

胡越心潮澎湃，感觉此刻的自己简直就是一个诗人，分分钟能做出一首好诗！他春心荡漾地盯着小姜宸的照片愣神。

落在卧室的手机突然响了，胡越这才回过神来，后知后觉地想到，自己这样在对方家里闲逛，是不是不太礼貌？

是阿四打来的电话，胡越接了。阿四声音不疾不徐，把李桡的意思转述给了胡越。

胡越嘲讽道：“我就说嘛，你们桡姐和齐齐还有联系，你看这不是又勾搭到一处去了嘛。你回头给齐齐打个电话，干脆直接跳槽算了，这么死撑着算怎么回事，累不累？”

阿四没搭腔，他心想你现在的有爱万事足，自己谈了恋爱看全世界都是粉红泡泡，恨不得化身红娘月老，给大家乱牵红线。

“那还是照老计划通知余松明来开会？您已经和清少通过气了吧？他那个阴阳怪气儿的，别到时候又给您瞎使绊子。”阿四嘱咐道。

胡越用脑袋夹着手机，一颗一颗系衬衣的扣子：“我都准备好了，你过来燕北园这边接我，然后路上通知余松明去堂里开会。”

阿四应声挂了电话。

结果没等胡越穿好西装，电话铃声又陡然响起。

仍旧是阿四，只不过这次他的声音有些焦躁：“胡少，不对劲啊，余松明电话打不通，我问了他身边的几个小弟，都说今儿早起他就没去君悦。”

胡越心里咯噔一声。

他们谋划了这么久的计划，在这个档口找不到人，胡越心里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感。他当机立断，指挥道：“给陈美娇打电话！就说今天下午的例会很重要，让她找到余松明，必须到场。”

阿四还想再说什么，另一个电话打了进来，胡越制止了阿四的欲言又止，果断接听了这个电话。

如果说刚刚阿四的电话是风雨欲来的预兆，这后一个来电则彻底让胡越的心沉了下去——是余松明。

风声已经走漏了，或者余松明猜到他不可能轻易放过这笔对不上的款项，索性先下手为强了。

可是他能凭借什么翻身呢？郝雷军吗？郝雷军此刻根本无足为惧，杜副市长不是吃闲饭的，他早就在市政厅搅出来了一摊浑水，郝雷军此刻应该自顾不暇才是。会是什么？什么信息被遗漏了？胡越大脑飞速运转，然后将听筒扣在了自己耳边。

“来啊，跟胡少说两句话。”不是余松明的声音，是郝雷军，他大概是开了扩音器，声音空旷还有回声。

一片迷之静默。

郝雷军，国文大BBS上的照片，余松明……

一个恐怖的预感突然劈进了胡越的大脑，他被这个猜测吓得肝胆俱裂，从床边一跃而起，对着电话大吼道：“姜宸？！”

隔了不知多久，他听到熟悉的女声，嗓子有些轻微的沙哑和疲惫：“是我。”胡越无声地怒吼，一拳砸上了房门！

他困兽一般大力扯开门，门在他的拉扯中重重砸在了墙上，他愤怒地走出去，将门重重地摔上，又反过身来将它一脚踹开，重新走进卧室来，在床边走来走去，脚步急促而沉重。

他将手机拿离自己的耳边，又看了一遍屏幕，试图平复呼吸，又无可奈何

何地贴在自己耳边，胸膛剧烈地起伏：“余松明！你有种！”

余松明冷笑道：“我动不了你我还动不了一个女人吗？让小姜老师叫两声给你听听？”

胡越的心瞬间凉了半截。

“别吵了！”姜宸的声音反而是所有人中最冷静的一个，“你打我也没什么好处，你这里这么多小弟看着呢，你拿我泄愤事小，万一让你的小弟们觉得你没有当老大的肚量，赔的不是有点大？反正胡越一会儿就来了，你不如等他来了打他，我一个女学生，你何苦为难我呢？”

胡越迅速抓住了姜宸的意思，他深呼一口气，强自将所有的情绪都压在心底，他闭了一下眼，再睁开时双眼中冰冷一片：“她说得对，咱俩的私事，咱俩自己了结，你别牵扯别人。你们在哪儿，我亲自过去，绝不带别的人。”

余松明不阴不阳地笑了几声：“你是不是傻了，胡少？你电影看多了吧？你过来干吗，我胜券在握的，告诉你我的地址，那岂不是平添了许多变数？”

“那你要怎样！！？”胡越忍不住吼道。

“我要你重开K粉的交易线！”余松明舔舔嘴角，盯着姜宸的双眼，阴恻恻地说道，“你不用过来，我不想要你的命。你召集例会，告诉全体堂主和经理，你要和昆卡合作，打开平城的K粉交易线！然后在我邮件给你的文件上签字盖章。我不需要到场，你把签好的文件给美娇就足够了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，美娇可是毫不知情的，你也不必在她身上费什么心思了！等我拿到文件，公布出去，你就可以回家等着你的小姜老师回家了。”

“现在，立刻召集开会，宣布打开K粉的交易线！”

余松明盯住姜宸的面孔阴沉地微笑起来。

70

会议

“真的要这么做，老大？”小丘站在胡越身后，脸色惨白。

胡越阴着一张脸，没理会他这一茬，扭头问向另一个年轻人：“怎么样？能查出地址来吗？”

年轻人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脑屏幕，满头大汗：“查不出来，接通时间太短了，那边秒挂，联网都要反应一会儿呢，我是大罗神仙我也搞不定啊。”

胡越抬腕看了看表，周会马上要开始了，客厅里已经陆陆续续来满了人。他当机立断：“你们继续打，给他不停地发短信，就说我签好了合同，要给他拍照传真过去，看他怎么回话。”

正说着，李桡哧哧敲了两下门，推门进来，脸色阴沉如水：“开始了。”

胡越点了点头，将手边的资料仔细整理好，在桌沿上磕整齐，走出卧室带上了门。外面人仍旧照老样子坐好了，胡越手边坐着李桡和胡清，余松明的位置是空的。

李桡递过来一沓纸质的文件，那是最开始他们商量好的对策。

里面有这些年来余松明转移社团财产的证据，有苑老山和昆卡勾结，密谋背叛的证据，还有汪熹提供的口供，证实余松明一直在和他接触，并邮件了他一批胡家的机密文件。

他们确实准备好了，在今天对余松明彻底清算干净，攘外必先安内，清理了自己的门户，才能更好地对付虎视眈眈的昆卡，还有市政厅的郝书记。

李桡知道胡越还留了后手。

他隐忍了这么多年，从接管胡家开始，在群狼环伺之中勉力支撑，甚至不惜搭上自己，去牢里蹲了六年。这么多年的隐忍等待，只为了彻底地将尾

大不掉的这些老部下们打扫干净。他不惜联合了胡清，联合了汪熹和杜副市长，就是要在今年将社团洗白之路上的障碍一刀一刀斩清。

这么多年的心血和隐忍，都要毁在今天。

李桡脸色严肃，盯着胡越问道：“还有最后反悔的机会，老大，你想清楚，你这份文件一旦发下去，我们卖不卖K粉还在其次，你就真的洗不干净了。”

余松明这一招不可谓不阴毒。

明面上，胡越还是社团的龙头大哥，是整个集团的主事人，余松明若要在上头太岁的眼皮子底下，为昆卡打开一道销往平城的商路，胡越就是他最好的挡箭牌和背锅侠。

平城是什么地方？

帝都，皇城，龙脉所在，共和国将近四分之一的财富都在聚拢在这座城市里，平城有三千万人口，一旦打开了这条毒线，那意味着巨额的金钱和源源不断的财富，足够让人无视背后的危险和道义，为这百分之三百的利益铤而走险。

胡越有多恨毒，没人比李桡更清楚，尤其在她弄清了齐宪的故事以后，她更加理解了胡越。他们都是一样的人，他们生命中最痛苦最黑暗的岁月，最重要的几位亲人，或多或少都是被这样东西消磨了原本光鲜的生命。他们不甘，愤怒，用自己的力量绝地反击，抗争着不公的命运。齐宪选择了做一名缉毒科的刑警，而胡越则是一头扎进黑暗里，从黑暗中寻找对抗黑暗的光明。

胡越已经走到了这里，离最后的王冠只剩最后的一步之遥。按计划走完这一步，前面就是一片浩荡坦途。

胡越笑了一下，声音温柔：“我知道。”然后他拨开笔盖，提笔就要签上自己的名字。

就此万劫不复。

“你想清楚！”李桡实在忍不住，啪的一声按住了胡越的右手，目光灼灼，一字一顿，“老大……你想清楚。这一笔下去，背叛的是社团，是自己的良心，是平城三千万无辜的普通人。”

胡越仍旧是一笑：“我知道。”他将左手按在李桡的手背上，宽慰似的

拍了拍，“可是我真的做不到让君君就这么死了。是我太过轻敌，太过狂妄，这才把她无端卷进这场风波里，她也是个无辜的普通人，是三千万分之一。”

“当年的小丁你也说会记一辈子！如今还不是走出来了？！姜宸又特殊到哪里？过个十年八年，也不过是墓园里的一块石碑而已！为什么小丁就能随随便便为你死了，她姜宸的命是命，小丁就活该命贱吗？！”李桡不为所动，眼睛里隐约有泪花在转。

胡越低吼道：“小丁我当然会记一辈子！小丁的死我现在也没有走出来！”他双眼直视着李桡，毫不退让，“正是因为我没忘，所以我死都不想重蹈小丁的覆辙！”

李桡闭上了眼，做最后的挣扎：“我也是女人，我懂姜宸。你说她是无辜的普通人，是三千分之一，你错了。她不是普通人，她是你胡越的女朋友，她身上扛着你一半的责任！你有责任护住胡家，护住我们，护住平城地下交易链的城门，这责任她同样也有一半！你自己换个立场想一想，要是如今被绑在余松明手上的是你，你愿不愿意自己的女人，为了你的命，出卖良知，践踏灵魂！”

“我不愿意！”胡越果断摇头，声音中有残忍的决绝，“但是可惜了，自由选择的人不是她，是我。”

他说完，提笔在文件的签名处一笔一划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每一笔都重若千斤：“我必须承认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因为我的无能和自私，余松明和苑老山背叛社团的证据我发到大家手里。今天能坐在这里的，都是我的亲信，我必须向你们道个歉，然后这笔单子，我一人承担。”

胡越签好了名，将之前李桡递过来的证据和余松明邮递的文件都分发下去，给大家依次传阅：“东西都在这里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他摘下脖子上挂着的玉章吊坠儿，递给了胡清。那吊坠还是在医院病房里的时候，姜宸亲自给他戴上的，是胡清扔还给姜宸，请姜宸代为转交的。兜兜转转，最后这把吊坠还是还给了胡清手里。

“我引咎辞职，你们准备拟发一份声明，我之前签署过的文件全部作废，那只是我个人的决定，我无权代表胡家。”

胡清脸色复杂：“别给我，我不要。你辞什么职，黑道大哥是终身制，没听说过社团大哥还能引咎辞职的。你捅出来了篓子，自己辞职吃枪子去了，